

兩
都
集

紀果庵著

兩都集

太平書局

兩都集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四月初版

每冊定價壹百元

著者	紀果庵
發行者	太平書局
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三四二號 太平書局 電話九四九一五
印刷所	上海西康路四八九號 太平出版印刷公司

自序

這裏收集了近十萬字的文字，實在是雜亂無章，自己也很難說出是那一種路數。寫文章大抵不見得都由己意，若是完全出於自動，恐怕到現在也還是一字無有。生活流轉，事業無憑，中年哀樂之感益深，於是在文字裡總不免衰頹的成分，被人罵爲頹廢，不認識現實，殊亦罪不容辭。然所感念的都是如此，而且也老是走慣了這一條路，只好說是「奈何」了！我是一個拘謹人，沒有天才，不會放蕩，像梁簡文帝所云，「文章且求放蕩」云云，大約是可望而不可即。所以在形式上是乾燥無味，在思想上是平淡無奇。守舊的要嗤之以鼻，認爲不夠氣味，前進者更是不屑一顧，比較地說，中庸的成分也許居多，絲毫不能益人智慧，又不是什麼秘訣捷徑指南之類，教人如何走一條省力的道路，老實說，出版好似多餘。這裏所以仍要嘮叨幾句者，無非要說明自己的意思，請讀了的人不要寄託如何大的希望。有人說，現在文壇上流行的散文，只能叫做隨感，並未具有真正散文應有的條件，對於西洋散文，夙不認識，中國書也是一知半解的多，故此區區文字，要亦等之雜感，不可冒昧叫做散文者也。附此聲明，三月十二日記。

目次

夕照·····	一
懷舊·····	一三
兩都賦·····	二五
論從容就死·····	三七
語錄·····	四九
亡國之君·····	六一
談吃飯·····	七三
風土小譚·····	七九
林淵雜記·····	八九
北平的味兒·····	一〇一

論不近人情	一〇七
談清談	一一五
小城之戀	一二七
夏夜談	一三七
夏蟲篇	一四三
蟋蟀	一四九
牽牛花	一五七
沙發	一六三
爐	一六九
病中談病	一七五
人獸之間	一八五
哀樂	一九三
夫婦之道	一九七

牙籤……………二〇七

筆賦……………二二一

白門買書記……………二一九

談文字獄……………二三一

記吳之榮之類……………二四一

談紀文達公……………二四九

夕 照

外面又有簾纖雨，雖遠在江南，而朋友却與我相去三千里。

浮雲向南流，我心隨他到花溪了。花溪人却翹首向北，與南風一同揮着思親之淚。

三年日子不算長，可也不算短。而母親失去了兒子，兒子更永遠失去母親了。在淒涼夕照寺後面聞家叢中的母親，聽到北寧路火車轆轤山永定門進城，不想要起來覘覘有沒有自己的兒子嗎？我從以眼淚送這可憐的老人安息到秋風敗葉叢中以後，却又連番有機會使我由行旅的事中探頭看望那一片迷離的墓塚，而每次都幻起一個慈祥的面孔，五十多歲，有明朗的談笑如他的兒女；和一個六十多歲的瘦癯老人，按着舊風帽拿起藤杖一儂一儂地走上淒然的道路的影子來。

二十八年歲尾在嶧故鄉六百里某城鎮忽得妻子噩耗，說好友哲的太太死了，只有三十多歲，遺下三個兒女，停靈在鐵山寺，我爲人事的無常呆住了，想那麼厚樸的人也會有此遭際，這一天竟也睡得不好。但剛過了一夜，次日下午家裡又寄來一封貼着紅綵條的「平快」信！

「T伯母於昨夜在中央醫院故了，敬和忠都還是小孩子，葉却在萬里外，悽慘之極。T伯伯張羅

一切，我們只能幫着流淚。這幾天不曉得爲什麼舉出這一類的事，聽說也是要停在鐵山寺的。大約一共停七天發引，你如考試完畢，請趕快回家，T伯伯說同你還能說說心裡的事，所以極盼見你。T伯伯臨終時，我在面前，氣息只剩下一絲，但却不斷，眼睛也不肯閉上。是葉的一位堂嬪吧，說：「您等着葉呀，他還得很呢，坐飛機也趕不及了，您先走吧。」於是就閉目了，我的淚像水一般灑下來。……」這是妻的信。

「T奶奶死了，我和媽媽到中央醫院，我七叔拿棉花包了油，望奶奶眼上抹，奶奶的眼就睜不開了。後來××××蓋上了，六姑和爺爺就哭我也跟着哭。」這是七歲的楠楠天真的話。

我把信反覆看了幾次，悲酸使我倒在床上掩泣了，這幾天晚上月亮好，老有許多夢，想寫一首懷人的詩，只寫出「落月一窗千里夢」一句，怎麼也對不上來，沒有想到萬里之外有人失去了母親，更想不到這樣一個爽朗明快的母親會因想念兒子而永遠拋棄了兒子。我替作兒子的垂淚，我更替母親抱恨，我想起大忠和敬子的樣子來了。（七叔和六姑）

自朋友萬里投荒以後，母親始終不知道和兒子的正確距離；作父親的不但把家事的擔子整個擔在七十歲的雙肩上，且更要含淚想種種謊話騙晝夜思量的母親。航空信件都要以兩個星期的日程才到的地方，老人只告訴母親說是不過三百里吧，就在保定府的南邊。有時甚且說：「你瞎想他，他不想你。」

將來還許帶了媳婦兒一同回來呢。」老人的意思本想用相反計使母親心寒而淡淡下去，却不想反而惹起作母親的另一番心事：兒子今年快三十了，還不討媳婦，這可算什麼。於是東也打聽某姑婆，西也打聽某小姐，或者連住房怎麼分配都要想一想的。老人看了既焦急又傷懷，可是表面上還要支持。我在放寒暑假時總要到老人那裡去兩次，「咳，我倒不理會，在哪兒不是一樣？你大爺不行，死心眼，不是，這兩天又張羅着給說媳婦兒呢？你說這媳婦可怎麼說法？這種腦筋我真沒辦法，身體又不好，暖，我只好喝着掖着的說吧。還有小忠，也叫人操心，這孩子竟會花錢，總不長心，這半年又花了二百多。功課三門不及格，你大爺還老要憤着他。」——我找人給他算命了，這孩子非到十九歲心眼不能明白，我倒要看看他到十九怎麼樣。他照他哥哥差遠了，你們從小就同學，你總知道呀！可是他是個命，我也給他算了，說他一過二十五就得奔沒，你看可不是嗎？要不是跑到花旗，也怕要上美國了，怕比這個還要遠呢」。老人說話永遠是滔滔不斷的又不許中間插入問題或其他的話。有好幾次都是說完後就從貼身的衣袋裡摸出花旗的來信讓我看看，說這是葉最近來的，又說：「這鋼筆字真不好認，我都看不懂，所以近來他也不大給我寫長信了，一切事都在給敬子的信裡說」。這信我多半是讀不好的，一則因為太長，二則因為老人在讀信時，仍不斷講着家務，於是我便把信攆好，交給正在吸着葉子煙的老人，很小心地把他放進貼身衣袋，而我則另外說幾句不着邊際的話作爲安慰，然後拖着

一顆悵惘的心跑回來。

二十七年寒假忽然聽敬子說：母親病得很兇，有一個星期不會大便，彷彿是祭灶那一天夜裡，忽然要大便，剛剛坐上馬桶就昏暈了，一直有三個鐘頭才醒過來，連壽衣都準備好了；幸而請了位姓蔣的大夫看過，據說濕濕過重，還不要緊，現在已能吃稀飯了。我在正月裏一天去看，自葉的家移到這裡我還是第一次去呢，因為我怕老太太見了我想起兒子傷心，所以若想見老人，總是到老人的書店裡去。記得若干年前我到葉家，大忠還在塗了白臉穿破靴子唱女起解的崇公道，而如今他則已成爲老人心裡愁苦的對象之一。我步入那狹窄的院落，剛好大忠在家，領我到病人住的上房，那位母親實在顛顛得使我不敢認了，蓬亂的頭髮下一張黑黃的臉，正在圍了棉被喝稀飯。

「他大哥看我這樣子多難看，差一點沒有見不着你呀！——放心現在好啦，那七天不大便，我可真害怕了。我死了不要緊，你看葉連媳婦還沒娶，喲，昨天又來信了，說非得二十九歲方定親呢，也好，讓他自己定去吧。楯姐和小楠都好哇，你不在家，家裡只有他們娘兒倆，過日子也不容易呀——」

聲音可還是那樣爽朗而讓人回憶。只是精神真不行了。我照例勸慰了幾句話又說了妻不能常來看看的緣故，就跑出來，大忠送我出門我付給他三塊錢零花，同時心裡想到新年中的葉，不禁格外淒然

不久就開學了，模式的生活使我放棄了思遠之情。

廿八年暑假作母親的居然又穿起湖色直羅長衫走起親戚來，我們都喜歡，也替萬里外的葉喜歡。葉實在不是過於發愁的人，他好像應當永遠邁爽快而明朗的日子才和諧，因為他是那樣永遠不會陰暗的。可是，倒是很與作母親的相似呢。廿六年夏秋他徒步奔馳在齊魯的路上南行，還有心緒嫋嫋的講路上風景給敬子聽，我佩服他毅力與生命力，若我則恐怕坐車坐船也悶煞了，那一天晚上天氣相當熱，我聽見敬子的聲音在叫門，穿了短褲與背心出外一看却還有車子與母親，老太太今年打扮得像中年人，除去嫩湖色羅衫之外，還梳了整齊的髮髻和一朶淡淡的花，我們又聽見那鈴聲一般的笑了，說着自己身體壞了，穿起從前的衣服真不合體，「你們看，這多肥，幸而是老婆子，年青人一定不肯穿」。她立起身來把過肥的衫子扯著給我們看，我們都樂了。恰好家裡有香蕉，于是他吃了四支香蕉，因為已經是晚上，離宣外的家還很遠，敬子就催著作母親的趕快回去。

可是留給我的就是遭湖色羅衫的影子，等寒假再回來已竟變作鐵山寺的黑色棺材了。

寒風中我歸來第一件事就是到鐵山寺去參加接三，我們同行四個人從千里外趁夜車在一小旅店凍了半夜已享盡了懷冷，却不想回到家中有更懷冷的遙遠與心情。一進家門妻便說：「你回來了，T伯

伯正盼你盼得不了，我從那天在醫院中幫着成殮以後還沒有去，楠楠不放假，家中只有我自己。我真替T伯父難受，家裡兩個孩子，衣衾棺槨車人馬夫還得自己去料理，七十歲的人那裡吃得住。成殮那天我們只曉得人在中央醫院病着，却想不到會突然發生變化。下午一點鐘老爺子親自來了，我很驚訝，進門就說：『你大嬖要壞，梘你快去替我看看，我一連兩夜沒睡了，要休息休息，現在敬子他們在那兒呢。——給我弄點東西吃，壓壓火氣，就煮點掛麵吧。』我一面張羅煮麵，一面到醫院去，那時已經不會說話了，醫生說再打一針看，若有大便，就有希望，後來大便是有，可是人也更不行了。大約是下午三點多鐘嚙氣的。葉那裏還在瞞着，今晚接三，吃了飯就走好不？」

在擁擠的電車上我心有千萬遍翻轉，五十歲女人的影子和七十歲佝僂的老人交替在眼前映現，若不是好多人在珠市口下車我幾乎坐過了站。在洋車上遠遠望見有一架簡單的素牌坊和兩面金漆鼓我的眼淚已汪洋，不知如何進得門我就跪倒一面放大像前痛哭起來，後來大約是T伯伯和源勸止了我，T伯父坐在棺前一張椅上，眼睛紅了，不時咳嗽一兩聲，天氣這樣冷，想真夠他支持。

以幽沉的音調向我述說籌備後事的經過。這許多都不是我們只曉得讀書和教書的人所知道的。譬如在酒席，儀仗，停靈辦事地點等節目上如何取得便利且要經濟，七十老人在傷痛中還要打算這種種種，而環境上且不許可他不打算這種種，老人便不能免除咳嗽與喘息了。最後還是談到葉的問題：「我

是不打算告訴他的，人反正已經死了，讓在外面的孩子着急幹什麼，又回不來！以後倒是小忠兒要我操心，他媽活着慣壞了，這幾天儘管和他六姐吵。——我一生就是這個命，這講不了。你看看，衣衾棺槨也還對得住他不？我從去年就留下一份心，知道他不好，有一筆本來沒有希望的賬上來了，就存在銀行沒有動，要在早先倒也可以辦得像個樣子，如今席面起碼八塊錢一桌，還見不到肉，只好媽媽虎虎。」我問什麼時候安葬和墓地，才知道就在接三後的第三天，而墓地呢，却是有詩意名字的夕照寺。

我有一個世交的同鄉，太太害肺病死了，是埋在夕照寺的，聽說近三年來因為沒人來納租，棺木已給拋到荒郊了。都市的死人也要和活人一樣交房租的，而許多寺廟以此為重要收入之一。前年秋我送一位朋友的妻之喪才看見那一排排像學生宿舍的板房，雖是一個受科學洗禮的人到此也要有些悚然之感的，尤其西風落葉的秋之黃昏。

後來我曉得這次是買了一道永久的墓穴，才放下了許多遐想與疑慮。同時想到我的朋友從萬里歸來哭倒在墓石前的一幕。而此時平日玩皮的忠却以銅盤捧了一條白布給我，又跪倒行了很虔敬的禮，我見了他不知為何淚又落下來。

賓客雖多而我多非風識，遂在一階階的冷風中靜待送三的典禮完成，一羣和尚還有道士敲鑼着喪

鐘作完了這人生最後一幕序曲。

發引的早晨我們六點鐘動身，到鐵山寺已有很多人。琳姐和敬子正裏外不停的張羅着安葬前女人應有的種種風俗上的手續，這時大家是來不及爲惜別而哭的，

吃了一點麵食，那個打響尺的頭目就帶進一羣人來抬棺，我看大忠手裏的白色魂幡起了說不出的感覺。不久忽然一陣號啕聲衝動凝冷的空氣，棺木已經抬起往外走了；這是我第一次看到忠爲傷情而真正下淚，一般小孩子的母親死了在沒有發殯以前常不覺悲哀，因爲世俗的熱鬧可以使他心裏高興，賓客與音樂儀仗與紙俑，都是平時所不見的，可是等到棺木一抬出去他才開始覺得自己是失掉母親了，於是元氣淋漓的哭起來，這我覺得頂惹人傷感。忠雖然是十七歲了，可他心裏還像孩子，所以他的哭恰如一個七歲孩子失去母親的哭一般動人。沒有字句，沒有韻調，只是嗚嗚地。同時七十歲老人看了自己孩子如此哀傷也不禁用污黃的手帕揩着已紅的眼了，他幾乎是命令的而又帶着嗚咽的聲音說：「小忠，不要哭了。」可是他自已却淚珠鼻涕一起滾下。

過幽器口漸漸走入荒涼，殯儀行列也鬆懈了，我與幾個打執事的小孩混在一道，有一個小孩子是首領，背着白布包督隊，另一孩子不時離隊去撒溺把擔子叫同列的小孩替拿，背白布包的於是給他耳刮子，那孩子翻翻眼睛沒辦法，可是向同列走的那孩子要起賬來，彷彿在二個至四個銅子左右，於是大

聲唱：

「該錢不給，屁眼兒朝北；該錢不還，屁眼兒朝南」！

那個孩子立刻從道上掬一把車塵向對方洒去，對方沒加注意迷了眼睛，於是還罵道：

「二禿子，學好別學壞，別學偷人拔烟袋」！

「小三子，早晚像那回出永定門似的，給你看上瓜放在冰窟窿裏」這是旁邊一個大人說的，好像是櫃房的司事。

有一列火車從鐵橋上飛駛過去了，殯的行列就從涵洞走過去，我幻想着這車裏面若有葉的話……由那頹敗的磚塔我們知道了就是夕照寺，心情忽然又起了變化，噴吶奏起刺耳的腔調，紅纓人抬下黑色棺木直向後而去，我也胡亂隨着走過，在後殿之後破土牆裏有一大片荒墳，方向錯亂，整齊一點的有磚在蓋着，且有一小塊石碑，其他則只有小小土丘。乾樹葉在腳下窸窣作響，有一個五六尺長的穴掘在荊榛叢中，這就是人生最後的歸宿了。

棺木放正了位置，要掩土了，多緊張的一幕！老人站在墓的北端看了又看「好，埋吧」。他聲音噙住了，豆大的眼淚從鼻凹裏滴下來；再也顧不得用手帕揩。還有一個長鬚的老人說是老太太的娘家哥哥，却放聲長號，而敬子與忠則在墓腳下翻來復去的哭叫。

我懷然向點着的白蠟燭行了三鞠躬便扶着愴然的老人到一間房去休息，好久，大忠才哭着回來，老人一面抹淚一面叫我們勸止他，而自己却坐在一隅有深沉的嘆息。

我不願再看這種不可避免的人世永別慘劇，提前溜了出來坐上一輛車跑回家時間是下午三點。

我預料得到老人怎麼打發這舊歷年節，無非以病痛與淒涼來送走老邁的光陰與年歲。一到正月初四就打發敬子來叫我，匆匆跑了去他已含淚坐在堂屋，未曾說話先哭出聲來，這是倔強的老人不常見的事，我錯愕得不知所以。

「我已經七十歲的人真不成了，去年我還強掙扎，現在你看，家裏兩個孩子，我還要出去奔，錢可是有一點，可是若老這麼下去小忠又老和姐姐吵，我實在支持不下去了，我想叫葉回來，反正早晚他也要知道；你看着怎麼寫信好就想法子替我寫一封吧。不要說得太利害，別讓他再急壞了。只要在今年暑假前回來就好。」——

嗚咽的哭聲，使我黯淡得一句話說不出。只有答應下來，吃了飯趕緊跑回家，那個房裏我簡直坐不下去的。

於是就給葉一封信，只是說老人懷念，可還沒有告訴他親母的事，不過說身體不大好罷了。

但我又跑到六百里以外去了，在車上伸頭憑弔夕照之塚，且又因人事的牽纏往來了四五次而終竟